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朱文佐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八十三

起甲辰宋真宗景德元年止丁丑宋仁宗景祐四年凡三十四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續通鑑綱目所載遼事頗畧今採遼史中有關政理者增入至於官號則從其本國之稱以備一代之制云金表紀事例同

甲辰

宋

景德元年
春正月改元
京師地震　丙申震癸卯丁未復震
三月皇太后李氏崩　謚曰明德
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强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

雲中侯德欽
秦王廷美第六子累官右羽林將軍卒追封雲中侯
子承遵

武威王潘羅支

遼

統和二十二年
秋九月主同太后及統軍順國王蕭撻覽大舉南侵屢為宋師所敗乃駐兵陽城淀
冬十月遣使議和於宋　戶部使王繼忠本宋將也為主言和好之利主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宋莫州部署石普議

附

夏州
是年契丹封趙德明為西平王　保吉故黨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宋朔方節度使潘羅支以復害

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

本西涼府六谷酋長咸平六年授朔方節度使射死夏趙保吉至是為保吉故黨所害詔贈武威郡王

宥罪侯趙保忠

封十一年為金吾衛

和普聞於宋帝遣曹利用來報

十一月主圍澶州主破宋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順國王蕭達蘭中伏弩死達蘭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將士大挫衄

十二月主與宋約盟還師　時宋帝次澶州主遣飛龍使韓杞持書與宋使曹利用偕往定盟宋帝許和復遣利用來報太后謂利

保吉之讎會二族之黨攻者龍羅支赴拔將議與者龍合擊之二族殺羅支於帳下

太監流笑曰居第當傅子孫此為宰
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
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
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
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以畢士安參知政事
盜殺朔方節度使潘羅支　六谷諸豪
共立羅支之弟廝鐸督為首領朝廷
聞之授廝鐸督朔方節度使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
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書樞密院
事　初士安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
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
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
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
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

上將軍保
忠狀貌雄
毅居環列
奉朝請常
怏怏不自
得至是卒

用曰晉畀我關南
地周世宗取之今
宜見還利用曰晉
周事我朝不知若
歲求金帛以佐軍
尚不知帝意可否
割地之請我不敢
以聞政事舍人高
正始遽前曰我引
衆以來圖復故地
若止得金帛而歸
吾愧吾國人矣利
用曰如子言恐速
兵結釁非國利也
主與太后猶覬關
南遣監門衛大將

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
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
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小
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申辨帝
始不疑

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　契丹主
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遣蕭達
蘭攻威虜順安軍又攻北平砦及保
州守將悉敗之達蘭乃與契丹主合
攻定州都部署王超拒於唐河又分
兵圍岢嵐軍代州鈐轄高繼勳力戰
禦之又攻瀛州知州李延渥擊敗之
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
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
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
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

軍姚東之持書復
議宋帝不許利用
乃以銀絹成約而
去主復遣閤門使
丁振持誓書詣澶
州報聘以兄禮事
宋帝引兵北還
太后賜大丞相齊王
韓德昌姓耶律徙
王晉

冬十月契丹来議和遣閤門祗候曹利用報之　契丹用故將王繼忠和好之言遣使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於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此請殆不妄帝乃遣曹利用詣契丹軍語之曰契丹南来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置龍圖閣　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瑞寶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

一閏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衆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名羣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

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蕭達蘭　契丹圍澶州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達蘭謀以遲明覘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達蘭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環守牀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　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

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
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十二月庚辰朔日食
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帝在
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
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
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
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
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
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
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
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
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
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
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卻之曰將士皆
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

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陣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宫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

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禮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尋遣使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

北歸

帝至自澶州

乙巳

景德二年

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牛馬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以馬知節楊延昭等知河北諸州　畢士安請擇邊要選守將以知節知定州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

置國信司　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

雍王元份

徙封九年卒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鄆王謚恭靖改陳王又改潤王英宗治平中封曾王徽宗即位改封商王子允寧允中允讓

統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還次南京大饗將士班賞有差

夏四月宋遣孫僅等來賀太后生辰

秋九月遣太尉阿里等如汴賀宋帝生辰自是生辰交遣使歲以為常

冬十月宋歲幣始至

十一月主遣使如宋賀明年正旦十二月宋遣使來賀正

高麗

國王誦聞契丹與宋和乃致賀於契丹

韃靼

是歲韃靼國九部遣使致貢於契丹

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時遣
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
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
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
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
帝以為然然弗果易僅隨事損益豐約
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卒　繼
隆處耘之子嚴於馭下而賓禮儒士
帝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繼隆
能謙謹保身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
之帝促具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
牋終不入
夏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叅知政事
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
置資政殿學士授之

寧王元偓封彭城王九年進封寧王至帝大中祥符四年再見

舒王元偁封安定郡王九年進封舒王至帝大中祥符七年再見

旦自是正旦交遣使亦歲以為常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歸幣於契丹　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有星孛於紫微

以向敏中知延州　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為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是以德明稽約未定徙敏中為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

廣陵王元儼封曹公九年進封廣陵郡王至帝大中祥符元年再見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十一月契丹遣使来聘　自是往来不絕

丙午

景德三年

春二月王繼英卒

罷寇準知陜州　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

樂平公德

恭　徙封八年以衡州防

統和二十四年

冬十月主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羣臣上主尊號曰天輔皇

夏州

趙德明自嗣立以来屢表歸欵於宋宋遣

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

禦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仁宗明道二年追封高密郡王諡慈惠子承慶承壽

帝大赦

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因責德明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遣使獻駝馬詣汴謝恩

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以王旦同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為已恩卿當深戒之

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韓崇訓馬知節簽書樞密院事

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

沙州 歸義節度使曹宗壽遣使致貢於契丹

交阯 南平王黎桓卒長子龍全遁去乃立中子龍鉞龍鉞弟龍廷殺龍鉞而自立龍廷兄

南悉置焉
夏五月南平王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復奉藩表請藏盟府帝嘉之乃使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
葬明德皇后

明護師衆攻戰國大亂宋知廣州凌策聞於帝詔遣緣海安撫使邵曄諭曉之

丁未

景德四年

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殿三月還宮　又置國子監於西京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　謚曰莊穆
五月丙午朔日食

安鄉侯德鈞　秦王廷美第五子累

統和二十五年

春正月城遼西為中京　遼西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

夏州定難節度使趙德明母周氏卒遣使告哀

增孔子守塋户
六月葬莊穆皇后
宜州軍校作亂以曹利用為廣南安撫使討平之　初知宜州劉永規御下嚴酷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永規推判官盧成均為首僭號南平王據城反陷柳州進圍象州詔利用帥兵討之至象州擊進斬之成均帥其族来降進黨陷貴州利用追討悉平之
秋七月交州黎龍廷来貢詔封為交阯郡王賜名至忠
八月韓崇訓罷
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

官右監門衛大將軍卒追封安鄉侯子承震承緒承偉承雅承裔承鑑承則承裕承翊承簡承幹

置饒樂都督府至是主建都於此倣臨潢置宫掖樓閣府庫市肆實以漢户號中京府曰大定

於宋復報契丹宋契丹各遣官幣祭

交阯
黎龍廷遣弟峯州刺史明昶等入貢於宋詔拜龍廷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使封交阯郡王賜名至忠

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奬之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給以旌節

戊申

大中祥符元年

春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帝自閗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乃可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見

榮王元儼封廣陵王四年以東封泰山授昭武安德軍節度使進封榮王至八年再

統和二十六年

夏州

是年宋以天書降加賜趙德明守正功臣帝東封德明遣使入獻

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乃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

張掖侯惟能太祖孫秦王德芳第三子也累官右神武衛將軍卒追封張掖侯仁宗明道二年進封南康郡公子從古從善從贊

高麗國王誦遣使致貢於契丹賀中京成

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黄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黄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

咸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
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
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
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
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
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
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
爭言祥符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
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
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
大禮使　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
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蕃夷僧道耆壽
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
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
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

詳定儀注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丁謂等計度糧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荅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六月得天書於泰山羣臣上帝尊號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

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賜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陞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於太廟

作玉清昭應宮　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帝發
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
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
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
步進鹵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上
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
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
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
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筴周而復始
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
玉匱置於石𥓓攝太尉馮拯奉金匱
以降將作監領徒封𥓓帝登圜臺閱
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
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如封祀儀禮
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
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

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謚玄聖文宣王 帝幸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還宮 帝還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

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帝皆納之

己酉

大中祥符二年

春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王捷自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鎩神劍蓋司命真君也是為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

三月丙辰朔日食

夏四月昇州大火陝西旱蝗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謂上封

統和二十七年

冬十二月承天皇太后蕭氏崩遣使報哀於宋復報哀於夏及高麗太后有機謀明達治道聞善必從善馭大臣得其死力兼習知軍政澶淵之役親被甲督戰指麾三軍及通好亦出其

附于闐

國王黑韓遣使羅廝溫等獻方物於宋帝詢以里路廝溫對曰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里數帝降詔書

禪祥瑞圖帝以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五月代州地震

罷制舉諸科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大中祥符三年

春二月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黎至忠遣使入貢詔封公蘊為交阯郡王

安定公惟吉

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大丞相耶律德昌通專擅國政卒之明年諡曰聖神宣獻皇后至興宗重熙二十一年更諡睿智

統和二十八年

春正月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宮於乾州

遣還

西南蕃

蠻酋歸化王龍漢璙遣使入貢於宋賀東封詔加漢璙寧德大將軍

夏州

是歲契丹遣使冊趙

公蘊殺至忠自為留後遣使奉貢帝太宗時封　龍塗殺宋高麗各　德明為夏

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賜之器幣

贖呂端第賜其家　端諸子多不同居舊第已質於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藩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藩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僦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秋旱蝗

九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

平陽侯進封安定公至是以成德節度使卒贈中書令追封南陽郡王諡康孝仁宗明道二年封冀王子守節守約守巽守度守廉守康惟吉生甫彌月太

遣使來吊祭

夏四月葬太后於乾陵賜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

五月伐回鶻破肅州俘其民而還　先是主遣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耶剌里至是圖玉復破肅州盡俘其民詔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

主聞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誦兄詢而

國王

高麗

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國王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自將來伐肇戰敗被誅詢奔平州

交阯

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冬十二月夏州饑　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祖命懋至內廷孝章宋皇后撫養備至性至孝咸平初帝以太祖孝章畫像及服玩器用賜惟吉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雅善草隸飛白帝次為七卷御製序命藏秘

相之謂羣臣曰康肇弒君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敵烈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抗敝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勝不為武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

冬十一月主自將伐高麗以楚王隆祐留守京師蕭巴雅爾為都統帥大軍渡

國王黎至忠苛虐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逐至忠出城而殺之至忠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入貢於宋詔授公蘊檢校太傅充靜海軍節度

闍

鴨綠江康肇拒戰敗之肇退保銅州耶律達魯擊破之擒肇及副將李立銅霍貴寧等州皆降巴雅爾等進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排押盡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而還諸降城復歸高麗

使封交阯郡王

回鶻甘州可汗耶剌里為契丹所侵肅州地陷

辛亥

大中祥符四年

春二月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 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無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陳堯叟為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書發

相王元偓進封寧王七年時帝祀汾陰命為橋道頓

統和二十九年

春三月大丞相晉王耶律隆運卒隆運厚重有智畧明治體喜建功立事卒

回鶻甘州可汗夜落紇遣使貢方物於宋先是

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至寶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為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傳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

遞使車駕入境謂元偓曰橋道頓置謹嚴卿之力也及還加中書令領成德安國等軍節度使改封相王至帝天禧元年再見高平公惟敘

贈尚書令謚文忠

以耶律舒嚕為北院樞密使封韓王尋卒

冬置歸寧二州

夜落紇遣樞密使翟符守榮等入貢至是翟符守榮請從帝祀汾陰禮成詔以為左神武大將軍

秦州可汗安密以宋帝祀汾陰獻玉帶於道左

蒲端

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歎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龔復上言方今野鵰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三月名陜州隱士魏野不至　野不求聞達居陜之東郊為詩精苦帝自汾陰還次陜州遣陜令王希名之不起令工圖其所居觀之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

太子太師呂蒙正卒

六月江淮大水

秋七月馮拯罷

太祖孫秦王德芳長子從帝祀汾陰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追封河內侯仁宗明道二年進封高平郡公子從照從溥

洮陽侯德存

三麻蘭

勿巡

蒲婆

大食

以上諸國聞宋帝祀汾陰並遣使入貢

畿内蝗鎮眉昌州地震
八月河决通利軍
冬十月以向敏中等為五岳奉册使
加上五岳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册命
敏中等充使

秦王廷美第十子從
帝祀汾陰
授左羽林
將軍卒追
封洮陽侯
子承衎

許公吕蒙
正
咸平末罷
相授太子
太師封萊
國公壽歿

封隨至是封許國公命甫下而卒贈中書令謚文穆子從簡惟簡承簡中簡務簡居簡知簡蒙正父龜圖起居郎多内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及

登仕迎二親奉養備至平生質厚寬簡遇事敢言受讒不辨家財百萬盡捐以助國用為相時囊置一冊每四方人遷替謁見必問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急切用人

取之囊中一時文武百官多稱職者以此

壬子

大中祥符五年

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為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為留守厚重鎮静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故有是賜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開泰元年

春三月徙封梁王隆慶為晉王尊進秦晉王徙封楚王隆祐為齊王

夏四月高麗王王詢遣祭忠順奉表於

夏州

定難節度使趙德明進良馬於契丹

高麗

主乞稱臣如故主國王王詢命詢親朝詢復以遣使奉表疾為辭初主以鴨乞降於契綠江地予高麗高丹

作會靈觀　春祀五嶽

九月罷參知政事趙安仁　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帝不悦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舉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嘗為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黙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貧素喜誘掖後進時以重德推焉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　時天下乂安欽若與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寵講隆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

麗嘗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州至是主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時有女真人知高麗事者言於主以為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若開京凡旁邑所貢珍異皆積於此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真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也主納

祕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為癭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於延恩殿　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

之

秋八月齊王隆祐卒

贈太師謚仁孝

冬十月羣臣上尊號

大赦改元覃恩中外

十二月歸州言其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以教之詔允所請

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黄帝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命丁謂等修崇奉儀注閏月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旦為刻玉使王欽若與謂副之御

製配享樂章并二舞名文曰發祥流

慶武曰隆真觀德

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宫使以王旦為之

十二月作景靈宫　奉聖祖也

改孔子謚　以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

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宫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

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愛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由是漸干外政

癸丑

大中祥符六年

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秋七月除農器稅　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清源公惟和

太祖孫魏王德昭第五子累官右千牛衛

開泰二年

春正月封耶律昆為幽王耶律華格為豳王

韃靼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韃靼尊引去

高麗

初淳化中契丹以鴨綠江東數百里地予國王王治治遂築興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獻天書於朝元殿　先是帝享玉皇於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侍使趙安仁等奉獻天書於朝元殿

大將軍辛追封臨汝侯仁宗明道二年進封清源郡公子從審從敏　惟和雅好學為詩清麗工筆札優游典籍以禮法自居嘗和御製詩帝稱其有理致及卒帝謂宰

夏六月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

秋七月党項諸部叛詔遣使招撫不報主怒欲伐之遂詔夏國王李德昭曰今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

冬十二月以北院大王耶律世良為北院樞密使封岐王

鐵通龍龜郭州六城大中祥符三年國王詢為契丹所敗遣使求和契丹堅以六城為辭至是遣耶律資忠來取六州舊地詢不許

韃靼

相王旦等曰惟和好文力學加之謹願皇族之秀也嗟悼久之錄其藁二十二軸帝親製序藏於祕閣

是年遣兵圍契丹鎮州不克而還

甲寅

大中祥符七年

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於太清宮

先是詔親謁太清宮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舒王元偁

進封十年卒追封曹王謚恭惠後改封蔡

開泰三年

春二月詔增樞密使以下官月俸

遣上京留守耶律資忠復使高麗取六

夏州

定難節度使趙德明聞宋帝謁太清宮遣

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於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之作解疑論以示羣臣是月奉天書發京師遂朝謁太清宮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賜酺三日

以應天府為南京　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府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二月還宮大赦

夏四月沙州入貢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　欽若

王繼宗即位改封楚王子允則

慶公受益即仁宗皇帝司寢李氏所誕也初李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左右取釵以進如故

州舊地高麗不從

夏六月封皇姪呼圖克為廣平郡王

遣國舅詳袞蕭迪里等伐高麗敗還

使詣行闕朝貢詔加德明宣德功臣

高麗

契丹復遣耶律資忠來取六州地國王詢不許契丹乃遣蕭迪里等來伐詢與女真設奇邀擊契丹大敗

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擅超擢之知節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諠譁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司空張齊賢卒　謚文定

以寇準為樞密使　王旦薦之也

已果生受益劉修儀擬為己子養之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是年以第六皇子封明年再見劉修儀即劉皇后

而去　高麗自國王王誦立屢遣使朝於宋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數年至是詢遣工部侍郎尹證古如汴獻方物

沙州

歸義節度使曹宗壽

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

八月以向敏中兼景靈宮使

冬十月高麗來貢　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之

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　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故七年而成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謁宮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御容立侍於側

十二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羣臣皆表賀

戶部獻天下民數　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卒子賢順遣使入貢於宋詔授本軍節度使　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於契丹

乙卯

大中祥符八年

春二月淮浙饑

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

詔書不名

夏四月寇準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

彭王元儼　進封榮王八年為武信節度使坐本宮失火奪節鎮降封端王元儼見帝痛自引過尋加鎮海安化軍節度使進封彭王至帝天禧二年再見

開泰四年

春二月于闐國來貢

夏五月以耶律世良為副都統蕭屈烈為都監將兵再伐高麗

冬十一月詔汰東京僧

吐蕃

唃厮囉吐蕃贊普之裔俗謂佛為唃謂兒子為厮囉初居郭州部族寖強乃徙居宗哥城以宗哥僧李立遵為論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殺

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旦令送還樞密準大慚謝及罷準託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

朝元殿火　滎王元儼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遺火事當死者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己詔天下令乃過為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納之減死幾百人

六月己酉朔日食

秋七月王嗣宗罷

壽春王受益　封慶公二年進封壽春郡王至帝天禧二年再見

潁川王德彝　雍熙三年封長寧郡

國人不附會與宋涇原鈐轄曹瑋戰於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益怨之喃厮囉遂與立遵不協更徙邈川而立遵自居宗哥屢表於宋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

八月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　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功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

帝歎其忠謚忠定

九月吐蕃唃厮囉請伐夏州不許　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奏立授籙院及

侯尊進郡公淳化中改封廣平至是以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卒追封信都郡王謚安簡仁宗明道二年改封潁川子承謨承矩承勗承範承拱承衍承錫

普乃戎王也立遵居唃厮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唃厮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宋

上清觀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

賜號

舒公惟忠

太祖孫魏

王德昭第

四子累官

昌州團練

使卒追封

江夏侯仁

宗明道二

年進封舒

國公子從

恪從藹從

秉從穎從

謙從質從

信從讜

帝不許

注輦

國東距海

西至天竺

南接羅蘭

北抵頻田

國有城七

重所統三

十二部落

自昔不通

中國是年

國王羅茶

羅乍遣使

奉表入貢

於宋表曰昨遇綱舶船商人到本國稱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泰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顯今古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謨竊念臣世

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昌期斯遇吉語幸聞是敢傾倒亦心遥瞻丹闕謹遣專使上貢方物帝降詔荅之

丙辰	大中祥符九年 春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 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	
	英公惟憲 太祖孫泰 王德芳次	
	開泰五年 春正月耶律世良蕭庳哩與高麗戰於	
	高麗 先是契丹遣耶律世	

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禦衆捕謀者則衆驚郡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夏

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秋

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於伏羌砦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翰林學士李迪邉將誰可代瑋者迪曰

子衆官至資州團練使卒追封英國公子從式從演從戒從郁從湜從貢

鄜州西大破之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師次南海軍

世良卒

三月諸道獄空詔進階賜物

冬十月封秦晉國王隆慶長子察克為樂安郡王

十二月秦晉國王隆慶卒主輟朝七日追冊為太弟

良等來伐至是與契丹戰於鄜州西大敗

吐蕃

喃廝囉連結宗哥族寇宋西邉為知秦州曹瑋所敗自是喃廝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

瑋知唃厮囉欲寇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羨兵赴瑋未幾唃厮囉與宗哥族連結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喪其族帳斬首千餘級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任中正為樞密副使

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宗諤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委形神

撫水州蠻酋蒙承貴等寇宋宜融州界詔轉運使俞獻可安撫使曹克明等將兵進討承貴勢窮面縛詣官軍請罪獻可以聞宋帝下詔赦令勿殺承貴感

	丁巳
俱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 罷諸營建　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至是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賑貧者官之未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天禧元年 春正月改元 二月陳彭年卒　彭年敏給强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姦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嘗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誂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徐王元偓 改封相王七年加尚書令兼成德鎮寧二鎮徙封徐王明年再
	開泰六年 夏四月封秦晉國王隆慶少子謝嘉努為長沙郡王 五月以蕭和卓為都統王繼忠為副蕭庫哩為都監東伐
悅搘言奴山摧倒龍江西流不敢復叛是後間歲朝貢於宋	高麗 是歲契丹蕭和卓等來攻興化軍不克而還　國王王詢遣刑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夏五月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固辭許之 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旱蝗 帝以頻歲旱蝗國用不給問李迪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

見

魏公王旦景德中拜同平章事至是以疾辭位及病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著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旦卒帝痛悼不已贈太師

高麗

六月南京諸縣蝗

秋七月遣使分路按察刑獄

蕭和卓等攻高麗興化軍不克師還

冬十月南京路饑詔輓雲應等州粟賑之

官侍郎徐訥率女真首領奉表獻方物於宋

交阯

靜海節度使李公蘊宋大中祥符初詔封為交阯郡王至是進封南平郡王

馬元方為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顧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

秋七月王旦罷　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惶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淩策李及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

尚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文正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子雍沖素　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被服質素不置田宅嘗

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九月王曾罷　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

曰子孫當各令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爾有偵玉帶者弟以為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

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還之初旦以李廸叅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父祐有陰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

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旦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何如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日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

德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至旦果相

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張旻罷

戊午

天禧二年

夏閏四月馬知節罷

五月京師民訛言妖至　先是京西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自夜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

彗星出北斗

秋八月立子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

冬十二月張知白罷　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軍

昇王受益　封壽春王四年進封昇王尋冊為皇太子更名禎

徐王元偓　徙封二年卒贈鄧王謚恭懿後改密蘇韓三王徽宗時改封鎮

開泰七年

夏五月封皇子宗真為梁王　以張儉為政事令　儉端慤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時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因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

高麗　遣兵及契丹戰於茶陀二河大敗之

下溪州　刺史彭儒猛帥蠻衆寇宋邊宋辰州都巡檢使李守元討降之

己未

天禧三年

涇王元儼

王子允弼

元偓以學術首冠藩戚帝每製篇什必令元偓屬和之

通王元儼

封彭王四年改封通王明年再見

開泰八年

秋七月詔翰林待詔陳升寫南征得勝圖於上京五鸞殿冬十月命蕭巴雅爾等伐高麗仍諭高麗守吏能率衆自歸者厚賞堅壁相拒者追悔無及十二月巴雅爾等與高麗戰於茶陀二河敗績約尼帳詳衮阿固達等死之

夏州

春三月戊午朔日食

得天書於乾佑山夏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會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名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名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

以丁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譽得致

封通王二年徙封涇王至帝乾興元年再見

春正月建景宗廟於中京

封沙州曹賢順為燉煌郡王

以王繼忠為南院樞密使

蕭巴雅爾等討高麗還坐失律主數其罪而釋之

秋八月遣郎君赫伯舍等帥諸部兵會大軍同討高麗

冬十月詔諸道事無巨細已斷者每三月一次條奏

高麗王詢遣使乞貢

定難節度使趙德明丁母憂宋遣屯田員外郎上官佖弔贈是年宋郊祀禮成加德明崇仁功臣

高麗

國王王詢遣使入貢於宋至秦王水口遣

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釁隙

河決滑州　泛澶濮鄆濟徐境

秋七月羣臣上帝尊號大赦　以天書再見也

八月大會道釋於天安殿　凡萬三千八十六人

京東河北水

彰德留後馬知節卒　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肎少有畏屈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卒謚正惠

方物詔納之

風覆舟漂失貢物來詔令存問給度海糧遣歸仍為著例　詢聞契丹復發兵來征乃遣使乞貢方物契丹許之

沙州

歸義節度使曹賢順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圜丘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瞷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

契丹冊為燉煌郡王

庚申

天禧四年

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懷之

燕王向敏中以同平章事卒諡文

開泰九年

春正月高麗王詢表請稱藩納貢歸所留王人珠埒哩　珠埒哩在高麗六年

大食國王遣使進貢契丹為子冊割請婚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敏中端厚沉毅識大體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準與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之

簡子傳正傳式傳亮傳師傳範傳亮子經經之女即神宗欽聖憲肅皇后也以后故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　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

忠節不屈詔以為林牙　林牙掌文翰官時稱為學士
冬十月西南招討奏党項部有宋犀族輸貢不時常有他意宜以時遣使督之詔曰邊鄙小族歲有常貢邊臣驕縱徵斂無度彼懷憤不能自達耳第遣清慎官將示以恩信無或侵漁自然效順
十二月詔中京建太祖廟制度祭器皆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耶迪乃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

許僧求寢其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强求宿今主人亡其婦追明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

從古制

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戚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廸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忍爭蓋如此

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

周起曹瑋罷

貶寇準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謂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捜訪亡僧并子婦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服獄成讞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

九月帝疾瘳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

謂擅權用事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因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

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有老嫗聞吏自府中來潛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

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廸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名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

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當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因指示其舍吏掩捕之案問具服并

辛國

天禧五年

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以馮拯同平章事

文宣公孔

得其賦一府以為神

萊公寇準為同平章事丁謂諂於帝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尋貶知相州又貶道州司馬至仁宗天聖元年再見

太平元年

夏州

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九月吐蕃唃厮囉來降
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紿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病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聖祐文宣王四十六代孫文宣公延世子累官大理評事授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

夏四月女真三十部酋長請各遣其子詣闕祇候詔與其父俱來受約
秋七月遣古哩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
冬十一月羣臣上尊號大赦改元中外官進級有差　先是文武百僚奉表上尊號不許表三上主乃從之
冊皇子梁王宗真為皇太子
是歲封夏州李德昭

定難節度使趙德明致貢於契丹契丹封為大夏國王

高麗國王詢遣禮部侍郎韓祚等入貢於宋表乞陰陽地理諸書詔賜之　是年亦遣使

為夏國王

進貢於契丹

吐蕃

唃厮囉納款於宋

大食

國王復請婚於契丹契丹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為公主嫁之

乾興元年
春正月改元
二月羣臣上帝尊號
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
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王曾奉
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
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
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
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
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
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
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
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
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
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

定王元儼
封涇王四
年時帝不
豫元儼以
問疾留禁
中不出執
政患之偶
翰林司以
金盂貯熟
水曰王所
須也李廸
取案上墨
筆攪水中
盡黑令持
去元儼見

太平二年
春三月遣使如汴弔
祭　時宋遣使來卒
告真宗之喪主集
蕃漢大臣舉哀遣
耶律僧隱等往弔
祭置宋帝御靈建
資福道場百日而
罷詔諸州軍不得
作樂凡國中犯宗
帝諱者悉改之
秋九月復遣僧隱賀
宋帝即位
冬高麗國王王詢卒
其子欽遣使來告

高麗
國王王詢
卒子欽嗣
位遣使告
哀於契丹
契丹封為
高麗國王

吐蕃
保順軍節
度使李立
遵內附於
宋

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己遂誣以用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

之大驚意其有毒即叠騎去仁宗即位拜太尉尚書令徙封定賜贊拜不名至仁宗天聖七年再見

晉公丁謂罷官同平章事封國公仁宗即位坐事貶

詔冊欽為高麗國王

鸞遂致況劇且使人迫廸行或語謂曰廸若賍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夏六月契丹遣使來弔祭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為山陵使允恭為副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

崖州司户參軍後徙雷道二州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仕卒

魏公馮拯

累官同平章事封國公至仁宗天聖元年再見

韓公曹利

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内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因遣王曾按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

用累官樞密使封國公至仁宗天聖七年再見

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以拯為山陵使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幾盡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每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謂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於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

避真宗書殿壁曰曾直蓋思念之也
至是皆獲擢用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户參軍　初女道
士劉德妙以巫師出入謂家謂嘗教
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
言禍福足以動人及謂敗逮繫德妙
內侍鞫問之德妙具言其事謂遂坐
貶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
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
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聞
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
出候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憸
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
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
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洛守劉
煜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煜會衆僚時

達之煜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冬十月奠真宗皇帝於定陵以天書殉

史臣曰真宗英武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君臣如狂可怪也

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攬勢薰灼因附之與為昏姻寇準之貶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寇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

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奬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吐蕃李立遵來附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名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

日御經筵自後雖隻日亦召侍臣講
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
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
給兗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
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
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
十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癸亥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

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在位
四十一年壽五十四

春正月改元

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
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

萊公寇準太平三年

天禧末封
萊國公累
貶雷州司
户參軍卒
至帝明道
二年贈中

春二月以丁振為武
信軍節度使封蘭
陵郡王
以東平郡王蕭巴雅爾
為西南面都招討
進封幽王

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
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稲
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
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
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
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
商人入芻糧者榷貨務給券以茶償
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
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
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獘上命諮
等較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
十三茶場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
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
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
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
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

書令復公
爵謚忠愍
皇祐四年
詔翰林學
士孫抃撰
準神道碑
帝為撰其
首曰旌忠
無子以從
子隨為嗣
準卒於
貶所詔許
歸葬西京
道出荊南
公安縣人
皆設祭哭

秋七月以耶律哈噶
為上京留守封漆
水郡王
冬十月以蕭孝穆為
南京留守封燕王
以皇姪宗範同平章
事封三韓郡王
封皇子重元為秦國
王

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諸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秋九月馮拯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圖

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歲時享之

魏公馮拯

封二年為同平章事以疾罷尋卒謚文懿

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於雷州

冬十一月禁江南巫覡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淅荆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置益州交子務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知也

三百緡為額

甲子

天聖二年

夏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若

天聖初再拜同平章事是年以郊祀恩封國公明年再見

冀公王欽若

太平四年

春正月改鴨子河曰混同江

夏五月南院大王韓制卒追封陳王

附龜茲

本回鶻別種國西至大食東至夏州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國主自稱師子王與宰相九人同治國事

是年遣使貢方物於宋自是至帝景祐四年入貢者五最後賜以佛經一藏

乙丑

天聖三年

冬十月以晏殊為樞密副使

十一月復榷茶鹽　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

冀公王欽若封二年卒謚文穆

太平五年

冬十一月詔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十四人為太子校書郎韓欒等五十八人為崇文

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王欽若卒　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為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　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晏殊言旻無勲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

丙寅

天聖四年

夏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

館校書郎

蕭和卓卒

十二月以蕭布庫為北院樞密使

主幸南京燕民以年穀豐熟爭以土物來獻主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

太平六年

春二月以黃翩為兵馬都部署達嚕濟

附回鶻

是歲契丹兵侵甘州

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
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
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
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
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
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副之赫賁為都監回鶻可汗
引軍城混同江疎敗之
木河之間䎗領兵
入女真界徇地俘
獲甚衆

南京水遣使賑之

夏四月遣西北路招
討使蕭惠將兵伐
回鶻不克而還自
是党項阻卜諸部
皆叛詔遣特哩袞耶
律鴻觀等討之

冬十二月詔大小職
官有貪暴殘民者
立罷之終身不錄
其不廉直雖處重

任即代之能清勤自持者在卑位亦當薦拔及內族受賂事發與常人所犯同科

丁卯

天聖五年

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

楚王元佐復封三十一年卒追封齊王諡恭憲陪葬永熙陵帝明道二年改封潞王又改魏王

太平七年

夏五月遣使尋遼河源

六月禁諸屯田不得擅貸官粟

詔西北路招討使蕭惠將兵討阻卜

秋七月詔更定法令

舜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徹宗立徙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奸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

秋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祖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貸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

封漢王子允升允言允成　元佐少聰警貌類太宗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預知真宗嘗遣術士嘗歸真為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嘗歸真至矣真宗聞

然卒論如法之曰豈非為物所憑乎

戊辰

天聖六年

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卒謚文節

三月丙申朔日食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

秋八月水 江淮兩浙河北皆水遣使安撫

太平八年

春正月党項侵邊守將破之

詔州縣長吏勸農

二月燕京留守蕭孝穆以拒馬河接宋境乞置戍巡察詔從之

秋九月卓布別部長呼蘭等來降

冬十月詔燕城將士

夏州

定難節度使趙德明使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

若敵至總管備城德明雖臣之東南統軍守西事宋及契北馬步軍備野戰丹於本國統軍副使繕辟壘則稱帝至課士卒各練其事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太子

回鶻是歲為夏元昊所侵甘州陷

交阯

己巳

天聖七年

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

鎮王元儼 封定王八年徙令封至帝慶歷四年再見

太平九年

夏五月以中山王察克為保定軍節度使進封潞王 秋七月如黑嶺

交阯

靜海節度使李公藴卒子德政自稱權知

靜海節度使李公藴遣壻申丞貴帥衆侵宋邉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溪洞丁壯討捕之

曰侍中而不名會利用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羅崇勲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意少釋乃罷為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叅知政事魯宗道卒　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與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

同安王惟正

魏王德昭長子官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封樂安郡公至是帝以其久病欲慰安之拜建寧節度使卒追封同安郡王謚僖靖

八月詳衮大延琳據遼陽反冬十月遣南京留守蕭孝穆討之　初遼東自神册來附無榷酤鹽麴之征馮延休韓紹勲相繼為户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薦饑户部副使王嘉猷計造船使遼東民諳海事者漕粟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没鞭朴搒掠民怨思亂東京錫里軍詳衮

留後遣使告哀於宋詔贈公謚南越王以德政嗣節度使封交阯郡王

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

張士遜罷　士遜之相曾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士遜依違其間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　初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時知開封府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安置曹利用於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

無子以弟惟忠子從讜為嗣

密公允言楚王元佐次子累官左監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卒追封奉化侯帝明道二年進封密國公子宗說宗立

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眾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黑嶺告變主即徵諸道兵以時進討時國舅詳袞蕭匹塔治近延琳先帥本管兵據其要害以絕西渡之計統帥耶律布庫以兵斷其東路延琳分兵西取瀋州不克

死

復制舉諸科　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增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科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三月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間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　丁未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室盡燬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

宗育

韓公胄利

用

封八年坐事貶置房州未至自殺後贈太傳賜謚襄悼　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侻偉而其親舊或有因

而還及諸道兵次第至遼陽延琳嬰城固守十月詔以蕭孝穆為都統蕭必塔為副蕭博諾為都監以討之

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兖州

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蓋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究之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以陳堯佐王曙叅知政事夏竦為樞密副使

冬十月京師地震

庚午

天聖八年

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令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荅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太平十年

附高麗

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　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戚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九月姜遵卒以趙稹為樞密副使　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盖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置武舉

秋八月蕭孝穆平遼國王王欽陽擒大延琳以獻遣御事民

先是孝穆與蕭官侍郎元必塔等至遼東去穎等奉表城四面各五里許貢方物於築城堡以圍之至宋其後四是延琳將楊詳世十餘年阻密送款於孝穆夜於契丹朝開南門納東征軍貢永絕遂擒延琳孝穆等將兵凱還戎服見主主大加宴勞以孝穆為東京留守封東平王必塔封蘭陵郡王餘將進爵有差

邛部州都蠻王黎在遣使入貢於宋

辛未 天聖九年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屬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太平十一年

是年六月以後為興宗景福元年　興宗諱宗眞小字雅布濟聖宗長子

春二月主如長春河

三月主不豫夏六月駐蹕大福河之北

主殂子宗眞立生母蕭氏自立為太后治國事　宗眞宮人蕭耨木錦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

夏州

是歲契丹以聖宗喪來告趙德明遣使往獻賻幣

契丹以興平公主妻德明子元昊以元昊為夏國公駙馬都尉

高麗

而養之太平初立是歲契丹
為太子至是即位遣使來告
母訥木錦自立為太聖宗之喪
后聽政改元景福國王王欽
號主曰聖宗初聖遣使如契
宗疾革屬主曰皇丹慰奠
后事我四十年以女真
其無子命汝為嗣
我死汝子母切勿女真晏端
害之又曰宋朝信等百八十
誓當守而無失及四人附於
殂訥木錦書齊天后宋
曰老物之寵亦有交阯
既耶左右希訥木錦
旨誣齊天后弟謀是年交阯
逆訥木錦鞫治逮王李德政

及齊天后主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訥木錦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主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訥木錦不從遷之上京

冬十一月葬聖宗皇帝於慶陵　詔名其山曰慶雲殿曰望仙建慶州於陵之南徙民實之

十二月封李德昭子

遣使貢方物於宋宋彝進封德政南平郡王

元昊為夏國公以興平公主妻之

壬申

明道元年

春二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真宗宸妃李氏卒　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

重熙元年

春正月朔太后御正殿受主與羣臣朝賀

三月太后弑齊天皇后蕭氏　太后慮主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寃於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

夏州

是歲宋封定難節度使趙德明為夏王未幾卒子元昊嗣追謚德明為光聖皇帝廟號太宗遣使告哀於宋及契丹宋遣度支

母子耶夷簡對曰太后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從之

秋七月壬賭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使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啟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吕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

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

死矣

冬十一月主率羣臣上太后尊號羣臣上主尊號大赦改元

夏國王李德昭卒詔封其子夏國公元昊為夏國王

員外郎朱昌符來弔祭封元昊為西平王契丹亦來弔祭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德明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

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祕書丞劉越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九月復作受命寶　以舊寶冊為宮火所焚故也

冬十一月大赦改元

十二月以楊崇勳為樞密使

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

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釆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宋明道為顯

道稱於國中

吐蕃

是歲宋授唃廝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以論逋溫逋哥為歸化將軍已而逋哥為亂囚廝囉置宥中出收不附已者守宥

人間出厮囉厮囉集兵殺滴哥徙居青唐

癸酉

明道二年

春二月彗星見於東北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為彗

太后有事於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

帝耕籍田　命宰相張士遜撰謁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重熙二年

春正月夏國遣使來貢

宋遣曹琮來告太后劉氏之哀主遣延昌宮使耶律壽寧等如宋祭奠兼弔慰兩宮

女直

是歲女直詳穩臺押率所部修貢於契丹先是女直號女真避契丹主宗真諱改曰女直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為皇
太后帝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雖
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
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宫掖間未嘗妄
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
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
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
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
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
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
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
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
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
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
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
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

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誥遵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趨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名家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

年令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
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
毋得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夏四月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
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
責追尊為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寺
祭告易梓宫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
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
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
殊罷　帝與夷簡謀以耆等皆附太
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
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
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
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

因令素所厚内侍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廸同平章事王隨叅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

廸自太后崩名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内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閲太后閤中得德用所奏事竒之以為大可用遂拜簽樞

六月甲午朔日食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宫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

淹安撫江淮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奸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係惟陛下深念之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

永定陵 作奉慈廟以奉二后神主

張士遜楊崇勲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叅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

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 復萊國公謚忠愍

薛奎罷 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忐不伸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士人俯愧後世爾尤能知人范仲淹龎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

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廢皇后郭氏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内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

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發書河

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詔明年改元

甲戌

景祐元年

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秋七月趙元昊反寇環慶　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夏後橋諸堡破之元昊稱兵報仇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既而放

信安王允寧

雍王元份長子累官武定軍節度使卒追封信安郡王謚僖簡子宗諤宗敏宗孟宗

重熙三年

夏五月遷太后於慶州主始親政　太后蕭訥木錦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於主主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夏

夏主趙元昊廣運元年

越五年元昊稱帝國號夏

是年秋元昊改元開運或言石

還

八月有星孛於張翼　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尊詺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

九月立曹氏為皇后　彬之孫女也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肅　允寧性嗜學通知近朝典故工虞世南楷法真宗嘗賜詩激賞之

晉敗亡之號乃更曰廣運初宋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者久困場屋薄游塞上慨然有志於經畧聞元昊有意窺中國往依之元昊尊寵二人凡立國規模興兵方畧多

出二人 元昊攻宋環慶州敗宋將楊遵於龍馮嶺擒齊宗矩以歸既而放還 冬 元昊母衛慕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進毒於母弒之沉山喜之族於河遣

使告哀於宋宋遣使弔祭

乙亥

景祐二年

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　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於閣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宫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悦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欵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

平陽王允升　楚王元佐長子初封延安郡公歷安德建雄安國軍節度使卒追封平陽郡王謚懿

重熙四年

春三月立蕭氏為皇后　后小字托里孝穆之長女也

夏

夏主趙元昊廣運二年

冬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吐蕃唃厮囉敗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

宗之紀綱貿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遂剌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論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拔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於宮中　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

李迪罷　侍御史龎籍劾三司使范諷迪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名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

恭子十三人宗禮宗旦宗悌宗惠知名

攻吐蕃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元昊乃縱兵殺戮又攻青唐宗哥帶星嶺諸城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未幾并兵臨河湟廝囉辟鄯

凡與諷善者皆紬削廸遂罷知亳州人謂籍之劾諷由簡實陰教之

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

秋七月作睦親宅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窮內侍閻文應於嶺南 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

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所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

吐蕃

唃廝囉以夏元昊來

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

侵大敗其衆於河湟鹵獲甚衆遣使獻捷於宋詔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

景祐三年

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未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令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申公呂夷簡以同平章事加右僕射封國公至帝慶歷

重熙五年

秋七月錄囚 時耶律把八誣其弟韓哥謀殺已有司奏當反坐臨刑韓哥泣訴臣惟一兄乞貸其死主憫而從

夏

夏主趙元昊大慶元年冬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時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元年再見之

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於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

冬十月殿試進士　先是主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至是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賜馮立等四十九人及第以馮立為右補闕餘為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大宴御試進士自此始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先是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至是元昊仍居興州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

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䟽入並落職監酒税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

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元昊自製蕃書以教國人紀事

回鶻

是年為夏元昊所侵瓜沙肅三州陷

南丹州

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秋七月置太宗司正　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冬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

李諮卒　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吏不敢欺

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

蠻部有英進戰者舉族内附於宋宋以為湖南州團練副使

丁丑

景祐四年

春二月祠赤帝於宫中　祈嗣也

夏四月吕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

重熙六年

春三月以秦王蕭孝穆為北院樞密使　夏主趙元昊大慶二年

徙封吴王

夏五月以耶律罕巴為北院大王

秋七月以北南樞密院獄空賞賚有差

冬十一月準布酋長來貢

封皇子洪基為梁王

夏

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
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
中立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事王鬷
同知院事
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
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
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
人直史館葉清臣上言京師地震及
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陛
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四方崇
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
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
齰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
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
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

等皆得近徙